

吹响抗战号角的诗人

——艾青在武汉写下抗战诗篇

□徐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艾青正在法国巴黎学习绘画。有一天，他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法国人走过来，对他大声说道：“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

艾青在《艾青诗选》序言《我的创作生涯》一文里，回忆起这一幕时说：“一句话，好像在我脸上打了一个耳光。”三个月后，他从马赛动身回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一天，艾青在从上海来武汉的沪杭道上，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其中有这样的“预言”：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着的血液。

卢沟桥事变，激起了全国民众抗日救亡和全面抗战的决心与信念。诗人也坚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将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年来被奴役的耻辱。这首诗，也成为艾青吹响抗战号角的先声。

1937年冬天，艾青和一大批诗人、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等，会聚到武汉从事抗战宣传工作。这时候，战争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关头，国民党内的投降派甚至提出了和谈的主张。

艾青居住在位于昙华林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一间狭窄而阴冷的小屋子里。当时，武昌昙华林一带，聚集着中国国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反法西斯文学家和艺术家，包括日本作家鹿地恒、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英国诗人奥登、英国作家衣修伍德等。12月28这天，在昙华林住地，艾青满怀悲哀的心情，写出了继《大堰河——我的保姆》后的又一篇名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头是这样两句：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全诗写得沉痛而悲凉。诗中写到了战争使得
积贫积弱的祖国所遭受的国土沦丧、人民受难的屈辱。

透过雪夜的草原
那些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域，
无数的，土地的垦殖者
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
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
拥挤在
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
饥饿的大地
朝向阴暗的天
伸出乞援的
颤抖着的两臂。

中国的苦痛与灾难
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
但诗中也表达了中华民族面对苦难奋起抗争、
英勇不屈的强大意志。他在诗的结尾写道：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诗人写这首诗时，天空只是充满雪意，并没有真的在下雪。晚上他把诗写完了，第二天，竟然纷纷扬扬地地下起了大雪。艾青在《我的创作生涯》里回忆道：“我对一个朋友说，‘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那个朋友说：‘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连天都听你指挥的。’他不知道，人是有预感的。”与其说这是诗人的“预感”，不如说这是一位赤诚的诗人对于自己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深沉的感知与幸念。

1938年1月16日，诗人又写了《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一诗，发表在刚刚创刊五天的《新华日报》上。此诗一扫诗人昔日诗篇中忧郁和悲哀的色调，表达了救亡图存、誓灭日寇的民族决心：

让我们射击那
闯进我们国土来的盗匪……
射击那
带给四万万五千万人以无止境的悲苦的太阳旗

——侵略的标志

……

我们要战争呵

——直到我们自由了。

在武汉期间，他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武汉抗战文艺活动，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发布了《发起趣旨》，大声疾呼“希望大家来竖起这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旗”。

当时，茅盾在武汉筹办《文艺阵地》杂志，艾青应约担任特约编委，还数次参加了胡风主持的《七月》社召开的抗战文学讨论会，就当时文艺运动、诗歌新形式的探索和旧形式的利用、诗的大众化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抗战诗歌活动中，艾青极力提倡诗歌的大众化，主张诗走上街头，走向广场，担负起动员民众的历史职责。他竭力倡导“朗诵诗”与“街头诗”的群众诗歌活动，使诗歌走出文艺沙龙，深入抗战前线，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作用。

1938年春天，艾青应李公朴之邀，短期离开武汉到陕西工作。这年5月，当周作人在北平投敌的消息传来，艾青出于民族大义，挥笔写下了《忏悔吧，周作人》一诗，痛斥了周卖国求荣的卑

怯的灵魂：

周作人
你能忘掉自己
是这流血的种族的子孙么？

周作人
你能容忍
狞笑的恶魔
在你兄弟的坟墓上跳舞么？

诗中表达的感情，代表了当时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爱国的热血青年的愤慨与道义感。他在诗中还这样坚定地预言道：

周作人
残暴的敌人是会消灭的，
而受难的祖国是会胜利的。

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沿途，艾青经过了武胜关、风陵渡、潼关等地，写下了《风陵渡》《手推车》《乞丐》等短诗和长诗《北方》。因为临汾吃紧，诗人不久又从陕西返回武汉。此后，住在武昌的几个月中，艾青写出了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抗战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地位的一大批载入史册的抗战诗篇，如长诗《向太阳》，短诗《人皮》《我爱这土地》等。在此期间他还写过一首《反侵略》，成为当时武汉最流行和最具号召力的朗诵诗之一。

1939年春天，艾青在从武汉去往桂林途中，又写出了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等名作。1940年初，艾青到湘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教了半年书，写了《旷野》《冬天的池沼》《树》等脍炙人口的抒情短诗。这年5月，他在由湘赴渝途中，创作了叙事长诗名作《火把》。

这首长诗，截取武汉军民庆祝台儿庄大捷的十万人火炬大游行的壮阔场面，讲述了几个知识青年在大时代的抗战洪流中觉醒与奋起，纷纷迈出个人狭小的天地，高呼着“给我一个火把”，毅然加入抗日救亡的“火的队伍”和“光的队伍”之中。诗中描写的火把游行，既是写实的场景，同时，火把也具有鲜明的象征意味：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
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
无数的火把跟着火把走
……

让我们的火把
照亮我们的群众
挤在街旁的数不清的群众
挤在屋檐下的群众
站满了广场的群众
让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都以笑着的脸
迎接我们的火把
让我们的火把
叫出所有的人
叫他们到街上来
……
让所有的人
都来加入我们这火的队伍

……这些充满号召力和鼓动力的诗句，是响彻在抗战长夜里的嘹亮号声，也是对国民党投降派掷地有声的回答：“让卑怯的灵魂/腐朽的灵魂/发抖在我们火把的前面”。

在时代洪流面前，每一个青年都面临着生与死、光明与黑暗、奋进与畏缩的抉择。因为，“这时代/不容许软弱弱的存在/这时代/需要的是坚强/需要的是钢和铁”。诗人坚信，只有当所有火把汇聚到了一起，所有的青年人都和全国民众站在一道，紧紧挽起抗争的臂膀，我们的火把就能烧穿整个黑夜。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艾青和几位进步的文化人，“化装为国民党的官僚，一路上经过四十七次的岗哨检查，终于安然到达延安”。在延安，作为文化战士的艾青，又写下了《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时代》《野火》等杰出的诗篇，继续高声讴歌抗战的号角：

我从东方来
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

我将带光明给世界
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借你正直人的嘴
请带去我的消息

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
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

诗人用嘹亮的号声，向在漫长的浴血奋战中苦苦等待的军民，传送给胜利的信念和“黎明的通知”，告诉全国同胞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

可以说，正是在武汉投身抗日救亡宣传的那段日子里，在全民抗战的时代烽火中，艾青从一个“吹芦笛的诗人”，迅速成为一个奔向太阳与光明的“吹号者”。

他在《吹号者》的引子里曾写到，吹号者“用自己的呼吸摩擦了号角的铜皮使号角发出声响的时候，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在祖国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诗人没有祈求自己会有更好的命运。他希望自己也像一名吹号者一样，用嘹亮的行进进的号声，“给前进着的步伐/做了优美的节拍”，哪怕喉咙里飞出血丝，哪怕“寂然地倒下去”“倒在那直到最后一刻/都深深地爱着的土地上”。

这种深沉而又炽热的感情状态，不正如他在抗战初期写的那首短诗《我爱这土地》里的名句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消夏江汉路

□喻建设

当晨光掠过江汉关钟楼的金色尖顶，温柔的东风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接力棒交给了热情的南风，继续照拂这条百年长街。树龄超过70年的法国梧桐，从沿江大道延伸过来，虬结的枝干交织成天然遮阳廊道，细碎的光斑在地面跳跃，将路面织成一片清凉的绿荫毯。夹竹桃在路旁肆意绽放，粉白花瓣飘落青石板，与浓荫交织成流动的光影。蝉鸣此起彼伏，白头鹇在上海邨、咸安坊的老建筑檐角跳跃鸣鸣，珠颈斑鸠扑棱着翅膀掠过中心广场树冠，为老街注入夏日独有的活力。汉口最鲜活的夏天，就藏在江汉路步行街的岁月年轮里。

这条1861年开埠的“天下第一步行街”，全长1600米，贯通三条大道，与汉正街并肩勾勒出老汉口“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繁华景象。作为中国大都市商业“五朵金花”之一，它不仅是购物天堂，更是一座会呼吸的立体森林。江汉里的紫薇“火凤凰”热烈盛放，明艳的花穗在热浪中轻颤；江汉关博物馆前，“东湖春晓”荷花在镜面水池中亭亭玉立；璇宫饭店屋顶花园上，迷你睡莲“海尔芙拉”漂浮于水面，逍遥自在；数十棵香樟与贯穿整条街的时令花卉为众多飞鸟提供了栖息和繁衍的场所，让江汉路多了许多清脆的鸟鸣声；临街墙面垂吊的“轻舞”系列牵牛花，即便40℃高温来临，也依然能含笑面对；智慧滴灌水箱里的薄荷、迷迭香，指尖轻触便散发出驱蚊驱蝇的清香。

漫步街头，暑意被层层消解。商场的玻璃门自动滑开，裹挟着沁人凉意的中央空调风扑面而来；街边推车小贩的泡沫箱里，裹着棉被的老冰棍滋滋冒着凉气；便利店冰柜中色彩缤纷的冰激凌，闪烁着诱人而清凉的光泽；江汉关钟楼的天然风道送来穿堂风，让人恍若回到春天；水塔街交叉口的雾森系统每15分钟喷发出纳米级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细小的彩虹；M+购物中心B1层与地铁2号线连通，24℃的低温走廊里，实时监测着含氧量是否达标；大汉口城的数字冰屋以零下5℃的清凉挑战感官，姜茶的暖意随即驱散寒意。

心静自然凉，文化场馆里更藏着静心良方。武汉美术馆汉口馆，《水墨清凉：宋代消夏图卷》特展契合时令，负一楼阅读区的酸梅汤清甜解暑，书页翻动的沙沙声里，暑气正随着琥珀色的液体缓缓消融；汉口书局的古籍修复体验室恒温22℃，在穿针引线制作线装书的过程中，时光也慢了下来。智慧驿站里，扫码即可领取冰颈圈，中联大药房等12家药店联盟点，免费供应藿香正气水，为行人“解表化湿、理气和中”。

暮色降临，江汉路化作流光溢彩的星河。万盏华灯亮起，百年建筑的轮廓被投光灯勾勒，LED屏上虚拟夏花与摇曳的树叶共舞。夜鹭在江滩闸口延伸段的暗影中栖息，家燕掠过宝利金大厦的玻璃幕墙，与街道的灯火相映成趣。世纪江山顶楼的星空天台在21时后开放，天文望远镜直指浩瀚星河，干冰汽水吧升腾着梦幻雾气；每周五、六的午夜冷萃市集，苦瓜冰酿咖啡等创意冷食占比80%，为夜行人送上清凉慰藉。

这条以生态和科技重构夏日生存美学的长街，坦诚地告诉人们，消暑不必去远方。当19时的钟声敲响，树影掠过璇宫饭店的巴洛奇穹顶，你会明白，江汉路的夏天，从来不只是炎热，而是一场关于生态智慧与城市共生的实验。它是商业动脉，是生活诗行，是永不褪色的城市记忆，更是炎炎夏日下触手可及的清凉港湾。

护工

□康华

二十年前，祖母八十五岁。那年她遭遇了人生大劫，因为弯腰去扶快要倒地的重孙女，脚下人一滑摔倒了，不幸摔坏了股骨。医院说祖母年纪太大不给动手术，采取的是保守治疗。这一保守，祖母就再也不能走路了。

这件事总是让我想起因果也会出错，祖母一生积德行善，造福苍生，何至遭此大难？祖母是家庭妇女，三十岁出头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培训上岗的接生员，技术高明，直到不能走路才停止免费为群众接生的差事。想不到善事做了一生，该享福的时候竟然大难降临。祖母倒下后，她的孩子扛起了照顾她的重任。擦洗、翻身、按摩、晒太阳、喂饭，伺候得尽心尽力。那时候纸尿裤还没有流行，她的孝顺孩子将她护理得干干净净，从来不让她睡在不洁净的床上。这个过程中，无人喊冤叫累。她的孩子就是她的护工。经过漫长的卧床残年之后，祖母在她孝顺孩子的照顾下安然离去。

十年前，有一日，母亲晨起洗脸，袖管挽了几次挽不上去，我那洞察力惊人的父亲立刻发现苗头不对，马上安排将母亲送医。母亲很快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检查，不幸患了脑出血，出血量30毫升。这可恨的疾病害母亲住院月余。那段时间，父亲成了母亲的专职护工。小辈说替换父亲，他总是不肯。除了离开医院去洗个澡，他日夜不息陪伴他的老伴，他说看着她心里踏实。在医生的努力和父亲的精心照护下，母亲出院后除了反应有些迟钝，仿佛没有生过这场大病似的，不仅生活可以自理，还能给人家做饭吃。后来到了父亲生病住院，母亲还可以化身护工，亲自陪伴在父亲身旁，就像父亲陪伴母亲一样。他们二十二年结婚，一辈子拌嘴无数，但在人生的暮年，成了彼此最贴心的护工。

前段时间，弟弟要拆去脚跟骨折的钢钉，需要住院几日。家人年迈的年迈，分身乏术的分身乏术，谁去照顾他？这个问题着实让大家犯了难。七十五岁的父亲自告奋勇要去陪床，被我们阻拦下来。但到了弟弟做手术那天，他还是不声不响去了。在弟弟手术结束后，父亲被我们劝回家了。最后我们找了个护工陪护他。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找护工。

随着时代的疾速发展，子女守护与夫妻相守也许终将消失，如同田园牧歌的消逝。而今，护工已替代亲人照护成为主流，未来更是有高科技助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都要接受护工护理的现状，待衰弱不堪时，还要学会接受养老院生活。多年前读过一本荷兰畅销书《老伙计们出发啦》，写到荷兰20世纪60年代，“子女都忙到没有时间把老父母母接到家里同住，或者他们不与自己父母同住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们的新一代应该也是如此。但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可以像书中老人那样成立“老不死俱乐部”。毕竟，正像书里所说：“生活不过是用尽可能愉快的方式来消磨时间罢了。这样一想整个人都会松弛下来。”

端午时节麦飘香

□陈前进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楚地先民曾在云梦泽畔刻下《夏小正》，五月初的蝉鸣讲述着“农乃登麦”的古意。江汉平原的端午总与麦熟相逢，又逢午月，端午且至，铜绿山古矿遗址旁的冬小麦会迎来自秦朝以来的第2200余次成熟。五月五，麦浪黄，人间美景是端阳。这时候的乡野田间，一片又一片的金黄麦田交相辉映，风一吹过，麦浪翻涌，仓箱可期。家家户户都异常忙碌，一是为收获，二是为过节。在我的记忆中，故乡的端午节，不只有龙舟和粽子，还有夏收和新麦做的端阳粳。

春风渐止，时夏将半，温度陡升。晨星未褪，清晨的露水还凝在麦穗尖上，这时的雨水又多，必须抓紧时间，抢收小麦，不然遇雨容易发芽腐烂。父亲拖着我们兄妹四个揉着双眼钻进了麦田。镰刀划过麦秆的沙沙声，混着麻雀扑棱翅膀的响动，织成了端午最鲜活的序曲。父亲握着镰刀的手布满老茧，却灵活得像翻飞的蝶，金穗沉甸甸压弯了腰，麦秆在他腕间打个旋儿，镰刀划过处便涌起褐色的浪，齐刷刷倒在脚边。我带着三个妹妹，学着他的样子，一小把一小把地割着新麦，弓着腰与麦穗等高，偶尔被麦芒刺到鼻尖，痒得直打喷嚏，惹得邻田的婶子们笑得前仰后合。

新割的麦子摊在晒谷场上，在炙热的日光里褪去了水汽，变得干硬坚实。晾晒干透后，父亲和叔伯们会光着膀子牵牛推着石碌，古铜色的脊背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汗水顺着沟壑般的纹路滑进泥土里，石碌碾过麦穗的声响震得人脚底发麻，我们拿起扫把抓紧把碾出来的麦子扫进簸箕里。微风吹来，扬起的麦糠像金色的雪，落在每个人的肩头。爷爷奶奶也会赶来帮忙，他们坐在草垛边，慢条斯理地挑拣着麦穗里的杂草，没睡醒的眼睛里满是对丰收的欣慰。新麦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那是一种混合着阳光、泥土和麦穗香气的独特味道，仿佛是大地给予人们辛勤劳作后的丰厚馈赠。

这时候的磨面坊开始忙碌，日夜不息，吱吱呀呀的声音里，雪白的面粉簌簌落在箩筐里，像极了一场温柔的雪。母亲把新磨的面粉倒进陶盆时，总要先抓一把在掌心揉搓，感受面粉的湿度。“端午的麦粳要软和，面得发得正好。”“新麦要配老酵子”，母亲把陶罐里的面疙瘩搅开，浑浊的液体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她边说边往面粉里倒老酵子泡的面汤，洒在乳白的面粉上，搅拌后会浮起细密气泡，活性菌种在晨光里苏醒。待面团揉至三光，覆上浸过井水的粗布，然后一切就交给时间。酵母菌在微酸环境中苏醒，菌丝沿着面筋网络攀爬，将淀粉分解成糖。陶盆底部渐次漫开琥珀色酒酿香，面团表层绽开细密气孔，像老农布满沟壑的手背。当面团顶起粗布显出云絮状纹路。指尖轻戳缓慢回弹，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在蜂窝里流窜。母亲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揉面环节了，揉面是个力气活，她揉面团的力道像在驯服一匹倔驴，掌心推着面团在案板上旋转，指节在面团里犁出深浅不一的沟纹，仿佛要把整片麦田的褶皱都嵌进去，汗珠顺着脖颈滑进粗布衫里。月光从木格窗斜斜切进来，照着她揉面的身影在土墙上忽大忽小。面团在掌心渐渐生出筋骨，泛着珍珠般的光泽。“发得旺，日子就旺”，她总这么说。母亲的胳膊上下翻飞，面团在她手中渐渐变得光滑，盖上湿布的瞬间，仿佛能听见面团里的小气泡欢快地咕嘟作响。母亲将发酵好的面团揉成小团，一会儿把面团拉长，一会儿又把它揉圆，最后做成一个大小接近的端阳粳坯子。这时候奶奶也会来帮忙，母亲做粳，奶奶帮忙往蒸笼里放。蒸笼是那种传统的竹制品，散发着淡淡的竹子清香。她小心翼翼地把做好的粳一个一个个放进蒸笼里，粳与粳之间留出一些空隙，好让蒸汽能够自由地穿梭。

我蹲在灶膛前添柴，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铁锅，火星子蹦到裤腿上烫出褐色的斑点。母亲说，端午做馍便要赶在卯时开蒸，第一笼热气腾起时，麦香会随着炊烟钻进土地里，告诉沉睡的谷种：今年的收成又饱满了一轮。

打开锅盖，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在白色的蒸汽中，端阳粳明显胖了一大圈。发得极好的粳子咧着嘴，露出蜂窝状的肌理，活像胖娃娃的笑脸。我总是不不及待拿起一个粳，烫得不断地在两只手之间交替。麦香与家乡的土豆般的咸香撞了个满怀。当我们享受完夏后第一批端阳粳后，母亲会在蒸好的端阳粳中挑选二十个左右，装进新竹篮里。二十个白胖的端阳粳挨挨挤挤，母亲用蓝印花布盖严实。母亲会在我额间点雄黄：“见着熟人要问好，过河踩稳青石板。”“在路上不要贪玩，早点送到外婆家”……

竹篮里的芭蕉叶还凝着晨露，晨雾未散的山路上，布谷鸟的叫声湿漉漉的。我挎着竹篮向十里开外的外婆家开拔了。

我沿着乡间小路慢慢走着，路边的田野里，麦茬还没有完全被清理干净，一垄垄的田地上，仿佛还能看到麦子生长的痕迹。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是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巨人。我一边走，一边欣赏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这乡村特有的宁静与美好。篮柄在掌心勒出红痕，麦香勾得肚里馋虫直闹。

走了没多久，我就觉得有些饿了。看着竹篮里那一个个诱人的粳，我实在忍不住了。便找了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从竹篮里拿出一个粳，慢慢地打开。我轻轻地咬了一口，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充满了口腔。我边吃边想，自己真的是太贪嘴了，这粳可是要送给外婆的，可是这香气实在让我难以抗拒。吃完一个粳后，我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但是一想到刚刚的美味，我却忍不住又拿了一个。就这样，我在路上吃了好几个粳。

继续赶路，路变得更加崎岖了。我的脚步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是心中想着外婆收到粳时的笑容，我又充满了力量。终于，我看到了外婆家的小院。外婆正坐在院子里，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她看到我来了，连忙站起身来，迎了上去。我跑到外婆身边，把竹篮递给她，说：“外婆，我给你送粳来了。”外婆远远地已经在门口候着了，白发在樟树下闪着银光。她揭开竹篮时，浑浊的眼睛忽然泛起涟漪：“新麦的香气，隔着三里地都闻见了。”老人枯枝般的手拂起那个牙印最深的麦粳，缺了牙的嘴慢慢抿开笑纹，“吃吧，多吃些才长得高。”

随着季节的更替，新麦的香气渐渐远去，但是端阳粳的味道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每当端午节来临，每当我回忆起那个送粳的旅程，每当我看到自己亲手做的粳，我都会想起外婆那慈祥的笑容，想起那充满爱的乡村生活。关于端阳粳，我也问过很多老同学、同学，大家说记忆已经模糊了。时光荏苒，传统不能变。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用心去传承，这古老的习俗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就像那端午的阳光一样，温暖而明亮。